

## 少女心

□俞亚素

女儿桐还不到十二岁半,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,浑身上下散发着满满的少女气息。

我,比她大了将近三十岁,堪称中年大妈一枚。可是胸腔内却依然跳动着一颗纯纯的少女心。

有一回,乘电梯去一楼,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电梯一楼一楼地停靠,但是又没人进来。到一楼,一位五六十岁的大叔看了我们母女一眼,然后好奇地咕哝了一句,怎么回事,明明只有两个小娘嘛。

我环顾四周,确信只有我们母女俩,顿时欣喜地问女儿,桐,你刚才有没有听到爷爷说的话?

爷爷说话了吗?我咋没听到。桐一脸茫然。

他说两个小娘,一个是你,一个就是我了。你知道宁波话小娘就是小姑娘的意思哦。我边说边得意地撩起裙摆朝着电梯微微下蹲,那是舞台演员经典的谢幕动作。

小娘,给!你照照镜子就会知道自己是什么娘了。桐从她的小包包里摸出一面小镜子给我,这真小娘遗传了我这假小娘爱臭美的天性,从七八岁开始就喜欢随身带一面小镜子,以便外出时可随时修正自己的形象。

好吧好吧,你是真少女,我是假少女。对不对,你是小少女,我是老少女,这下子你满意了吧。我撅起嘴唇,白了桐一眼。这姐总是打击我!都说父女是前世情人,莫非母女是前世的仇人?

穿了一条新裙子,在桐面前旋转又旋转,然后讨好地想问问她的评价。于是,我开始发射烟花炮弹,宝贝,心肝,你……

又来了,你又来了,我被你听得冻死了。请你好好说话!桐抱着胳膊,躲着我。

好好好,那你过来一点,我想问你

话呢。我招手让她走过来。回忆起几年前,我一张开双臂,她就像一只小鸟一样扑过来,我们相互紧紧拥抱,就像抱住了整个世界。

我不过来,你也别过来,你问,我听得见。桐说。

那你看看,我穿着这条裙子好看吗?是不是不像一个当妈妈的人呀。我尽量表现得优雅一点。

从背后看还能冒充一会儿,可是正面就不行,要不,你去贴一张面膜,把脸遮起来吧。桐一脸的坏笑。

果真是前世的仇人!而且一定是当母亲的曾经欠着女儿的债,否则为什么想恨又恨不起来,却只有无可奈何又痴痴绵绵的爱呢?

老少女的好东西早已经被小少女共享,心甘情愿。小少女的好东西,老少女碰也碰不得,心有戚戚。不过,老少女也学乖了,偷偷地在办公桌抽屉里藏了一串挂珠,平日里就在单位里戴戴。怕只怕一拿回家,又被小少女剥削走了。

突然觉得好好爱我的小少女,正是因为有了小少女,我才能成为老少女。不过,这话可不敢说与小少女听,否则只会换来一句:老少女就是矫情!

## 母爱与狮吼

□叶蓉

午后,正在很愉快地刷手机看电视,小朋友忽然来电话了:妈妈,我忘带书了。课都上了一半,你告诉我你没带书?你到底在读什么书啊!骂了几句,也很无力。可是,课还有一半,总不能再傻听半节课吧。真是气死也没用啊!

于是,只好哼哼唧唧地把车开出来,千里送书去。去之前咬牙切齿地骂:等一下看到他,要先狠狠地揍一顿。妈妈很担忧地看着我的怒气,小心翼翼地规劝道:要打带回家来打啊,在大庭广众千万别动手啊!我头一撇,哼了一声。

飞车十分钟到达,小朋友早已在楼下等,看我的车到了,像只小兔子一样一蹦一跳跑来。眼看着草坪当中没路,老实如他,自然也不横跨,又跑着去找

前面的出口。我看他匆匆的身影,心上那把火不知怎的也就没了,把书递给他,又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,跟了一句:怎么这么没脑子……看他羞愧低头的样子,第二句就熄了火,骂不出来了。算了算了,都是这么长大的吧。

这一幕其实不算什么插曲,它根本就是日常。小朋友永远带着半个脑子在学习和生活,丢掉的那一半,我们在背后一路跟一路接着。一边怨气十足,一边又母爱泛滥,吼的时候惊天动地,爱的时候甜甜蜜蜜。看起来个个像是母夜叉,其实都没舍得打几下。

那些咬牙切齿啊,在举起手的那一刻就软了三分,出手时像演员,内心戏却半分不假,于是活活把自己憋出了内伤。哎一句,真不容易啊!

## 脸盲

□陈红连

晚饭后,一家三口出门散步去,路人三三两两,老公一路走一路跟人打招呼,我笑眯眯跟在身后。女儿好奇地问:“怎么爸爸人人都认识?”我说你爸从小在这个村子里长大,当然人人认得。女儿又问“没有人跟你打招呼,你老是笑眯眯看着他们干吗?”我又说,待人要热情,笑脸相迎比较有礼貌。老公听了“嗤”一声笑,揭我老底:“你妈除了自己的家人,见过的人过眼即忘,怕认错人,不敢打招呼,用笑脸伪装认识。”女儿惊呼:“脸盲!”我替自己辩解:“妈妈戴着眼镜,视力不好,看不清人家的容貌。”女儿不相信,说戴眼镜的人很多,人家不是这样的,见我沉默,又很同情我,接着说:“记性又不差,为什么会这样呢?”

这个问题已困扰了我许多年,曾经,我非常努力地试图改变这一状况,想尽各种办法。有一段时间,上班途中天天碰到一个人,我往北他往南,老远就露着牙对我笑。心想这个人一定认识我,肯定是自己记不起来了,于是每逢相遇,也露出热情的笑容,不开口,怕露馅,一笑而过。可是有一天,发现原来此人有点小龅牙,天生露着牙,看起来像在笑,其实没有笑,他并不认识我!这样尴尬结识的朋友,印象自然分外深刻。一日聚会上,走近一个人,他说:“呵,你也在这儿。”我惊讶,并不认识他呀,在哪认识的?此人提醒我:“不是上下班路上天天碰面吗?你态度很好,人热情,看见我总是笑呵呵,怎么不认得啦?”我脑筋急转几圈,连忙寻找他的小龅牙,果然在。唉,不认识的以为认识,认识了换一下地点又变成不认识了,这算啥呀?至此,彻底死了心,从此破罐子破摔,看成与生俱来,只能淡然处之了。

女儿却不这样想,为了帮助我摘掉“脸盲”的帽子,找来许多明星的图片,一个个边上做了记号,如孙俪的图片有10张,编号为1,10张她的图片上都写个小小的1,让我在一大堆图片中找,我找了半天,只能找出一两张,再找,要看边上写着的1。时间一长,女儿没了耐心,我还嬉皮笑脸:“都是美女,怎么区分?要是男女,肯定分得清。”

女儿很担心我:“你这样子在外面怎么跟人打交道啊?”

我神秘一笑:“放心吧,妈妈自有一套方法,办公室来了人,不是靠相貌辨认,而是听声音识人,来人问:‘这么忙啊?老总人呢?’一听声音,马上想起这个客户是哪个单位的。”

“要是来人不说话怎么办?总不能问‘你是谁?’吧?”

“我可以说‘你好,你来啦,早啊!’对方听见了,自然会应声。”

“就没出过一次洋相?”

当然不是这样的,有些时候还是难免出丑。就像那天一大早,进来一男一女,张望几下,自顾自坐下倒杯水慢饮,我猜想他们可能跟老板预约好的,来早了,在等老板呢,主动打招呼:“早啊!”。他们看着我微微颌首,并不回应。过了一会儿,老板还没来,这两人起身移步去老总的办公室。新员工小李进来,迎面擦过,悄声向我八卦:“是不是老板的亲家公亲家母?”我一脸茫然,说:“不会吧,女的可能前来应聘检验员岗位,男的大概是老板的朋友,男的介绍女的前来应聘的。”小李被我说得莫名其妙,将信将疑。再过一会儿,老总来了,双方热情打招呼,一听声音,啊,原来小李说的没错。小李很得意,笑着说:“男的长得跟老板的女婿一个模板刻出来似的,女的眼睛跟老总的女婿也一模一样。”是吗?可是他们跟上次来的时候好像不一样啊!更加糟糕的是,老板的女婿长得什么样我也想不起来了。

这个时候,我特别羡慕眼尖的人,瞄一眼,随即认出是谁,需要相认,上前问好;不想相见,溜之大吉。哪像我,迟钝得几近麻木,呆头呆脑地瞪着对方半天也想不出是谁,连基本的带眼识人也学不会,更不用说观言察色了。

幸好爸爸常常安慰我:“什么脸盲,全是胡扯!依我看,你只是心眼实在,这有什么不好的?又没因此得罪人。其实,像你这样的人很多,人实在,无心机,大家都喜欢。”

叶  
所  
思



总第6402期 配图 胡龙召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